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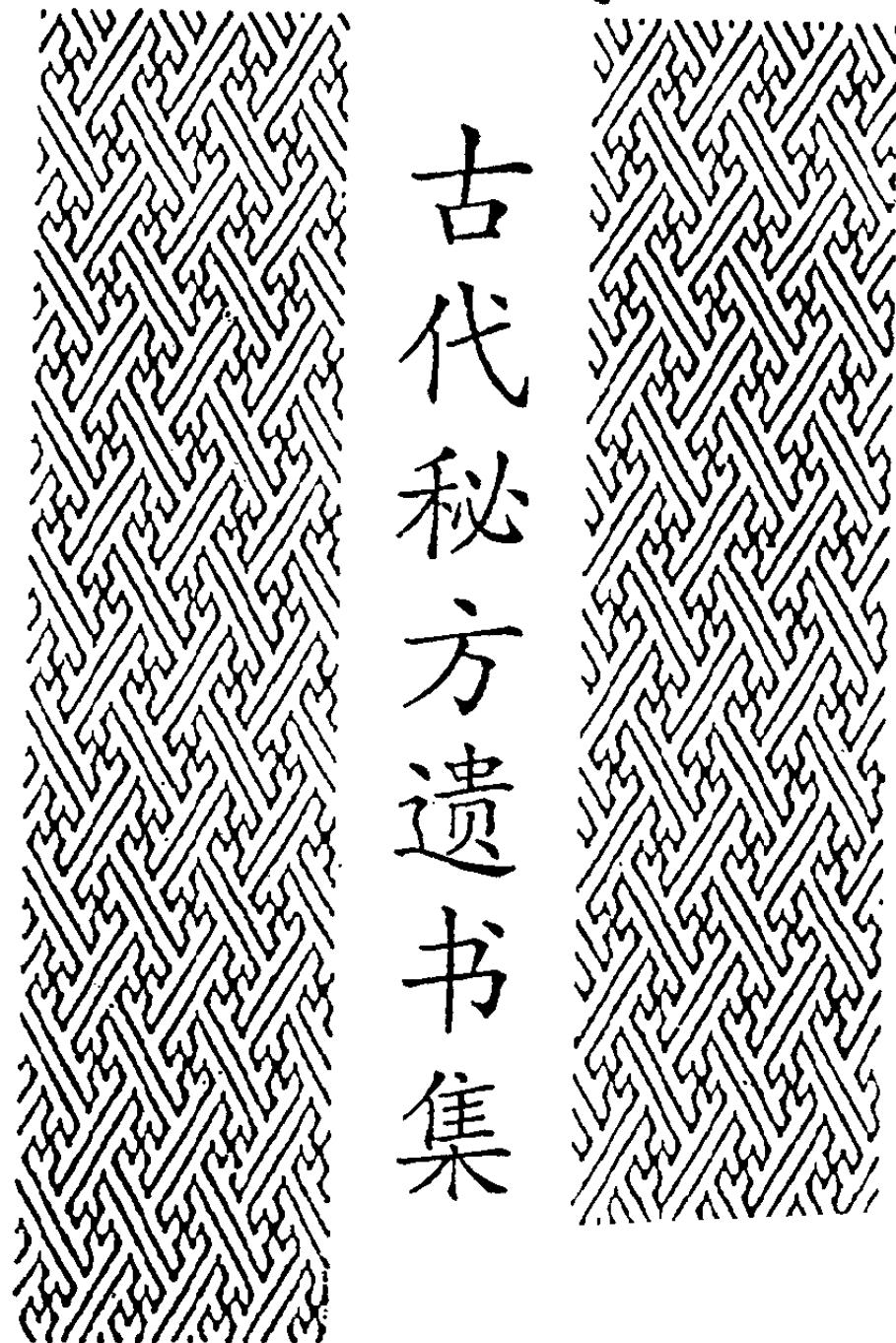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古代秘方遗书集

冯汉镛编



古代秘方遗书集



冯汉镛 编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1992年·成都

(川)新登字004号

特邀编辑：史兰英
责任编辑：康利华
封面设计：曹辉禄
技术设计：翁宜民
责任校对：易卫石

古 代 秘 方 遗 书 集

冯汉镛 编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8号)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

资中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mm 1/32 印张7.75 插页 1 字数 152 千

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4100 册

ISBN 7-5364-2117-6/R·317

定 价： 3.90 元

目 录

一、《张仲景方论》辑佚

● 序.....	3
● 补后汉书张机传.....	7
● 补后汉书张机传论书后.....	12
● 辑本张仲景方论（遗文）.....	14

二、《申苏方》辑佚

● 序.....	25
● 辑本申苏方（遗文）.....	32

三、《广济方》辑佚

● 序.....	41
● 刊广济方诏.....	42
● 辑本广济方（遗文）.....	44

四、《海上集验方》辑佚

● 序	137
● 崔元亮传	141
● 辑本海上集验方（遗文）	143

五、《传信方》辑佚

● 序	159
● 刘禹锡传	162
● 《传信方》原序	166
● 辑本传信方（遗文）	167

六、《续传信方》辑佚

● 序	189
● 辑本续传信方（遗文）	1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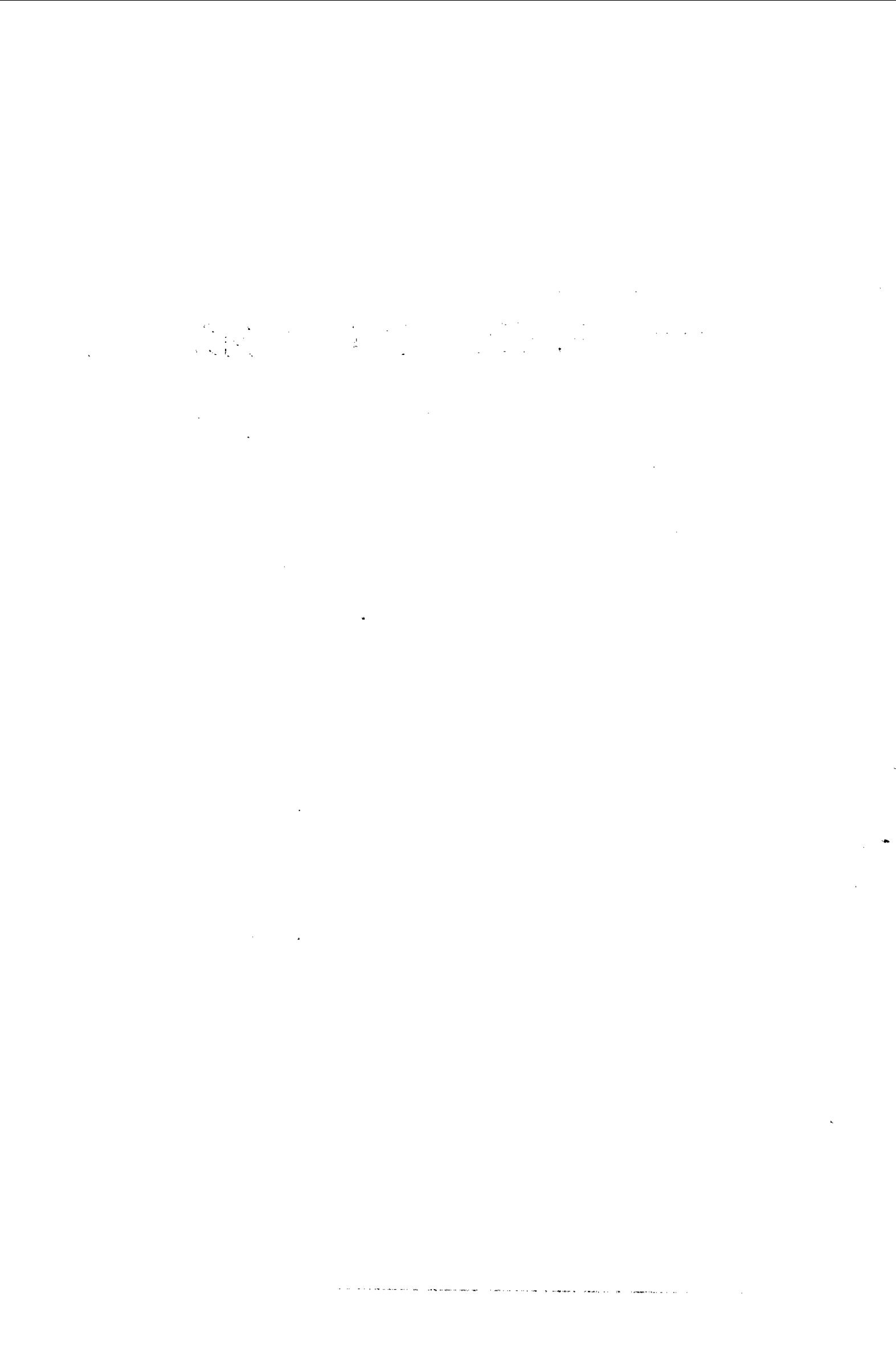
七、《广南四时摄生论》辑佚

● 序	199
● 辑本广南四时摄生论（遗文）	201
● 附王方庆《岭南方》佚文	208
● 附杨炎《南行方》佚文	210

八、《家藏经验方》辑佚

● 序	215
● 陈晔传	219
● 辑本家藏经验方（遗文）	220
● 主要参考书目（按书名笔划为序）	237
●跋	241

一、《张仲景方论》辑佚



序

仲圣医方，经王叔和编次而传世，历六朝隋唐而大显。然在唐初，孙思邈已有“江南诸师，秘仲景要方不传”之叹，故叔和编次的书，一开始就令人感到不齐全。而唐以后，仍有散佚，观《外台秘要》所录的《伤寒论》方，如治肠痈的苇茎汤，治寒疝的走马汤，今皆不见于仲景书的正文，就足以说明这点。

不仅如此，北宋寇宗奭的《本草衍义》说：“菘菜：张仲景《伤寒论》：凡用甘草，皆禁菘菜者，是此菘菜也。”而现传的张仲景书，就没有这样的记载。然则他的著述，在北宋后，可能因靖康之乱、宋金交争，而续有损失。

由于张书有遗佚，故元王安道对他治伤寒的397法，竟用了各种办法，都算不出来。后来的陈修园，乃除去平脉、

辨脉等篇，以《伤寒论》的397节正文，当作397法来对待。实际上，陈的看法，有些勉强，但王因算不出这一数据，而谓《伤寒论》有“脱简”，则是对了的。

尝读《千金要方》载有仲景对上、中、下医诊断方法的论述及对不同剂型的讨论，皆为现传本所无，因而我才产生了辑佚的念头。但在辑佚过程中，却发现出五代人引的张仲景方，其方中往往用有香药。如李珣《海药本草》谓张仲景用无食子治阴汗。又王绍颜据南唐“国书”编录的《续传信方》，也有张仲景用青木香治阳衰诸不足的处方。而历来都认为香药是魏晋以后才传入，故对张仲景的香药处方，就一致怀疑系依托。如苏颂《图经》以“不类古方”为由，遂怀疑无食子治阴汗，不是张仲景方。还有《金匱要略》注对诃黎勒治气痢，也因其是香药，而“疑非张仲景方”，皆是其例。

要明了张仲景能不能使用香药？首先须要弄清楚香药传入的时间。这一传入时间，与中西交通和医药文化交流，有极其密切的关连，因此我准备先从这两方面来探讨。

据张星烺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八编一章略谓：公元前300多年，即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王在位时，也就是我国东周末年，中印之间的交通，就已发生了。其后又有张骞、班超等人的出使西域，进而使远处欧洲的罗马，也同中国有了往来。

在交通发展的同时，文化交流也随之兴起，《魏书·释老志》和《历代三宝记》卷2都说：西汉哀帝元寿元年（公元前2年）及平帝时，佛教就相继流入中国。所以到了明帝时（公元58~75年），才扩展到了宫廷，而建立寺院，在佛教

的“五明”教旨中，“医方明”居其一。于是国外的医学，也在当时随佛教而流入了中国。

又据《高僧传》及《开元释教录》，知精通医道的安息僧人安世高，于汉桓帝建和时（公元148年），来洛阳后，陆续翻译了30多部佛经。其中与医有关的，有《人身四百四病经》一卷^①，《人病医不能治经》一卷、《药王上菩萨观经》一卷^②。安译经的地点在洛阳，时间又在张仲景前四五十年。而张仲景晚年曾在洛阳行医^③，无疑会见到这些著作，而受其影响。

考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33烧香条说：“后世烧香、盖起于佛道……《三国志》孙策谓张津著绛帕头，烧香读道书。又《江表传》道士于吉来吴会，立精舍，烧香读道书。则汉末道家已用之。又按汉武故事，昆邪王杀休屠王，以众来降，得其金人之神，其祭不用牛羊，惟烧香礼拜，则烧香之始于佛家可知也。高似孙《纬略》亦云。”据上述，即可知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，在公元前西汉武帝时，就已有烧香的习俗。而下到东汉顺帝时（公元126～144年），道教徒于吉^④、张津也以烧香来敬祀鬼神。此外，我还从《三国志·吴书·士燮传》所记的烧香情形推算，知南方民间，至迟在灵帝时（公元184年），也有烧香之俗。

当时他们所烧的香，不是现在敬神拜佛的“线香”，而是将香药放入炉内来燃烧。迄今流传下来的汉代文物——博山炉，就是当时烧香用具的一种。这种香炉，现在出土甚多，因而就可推知那时烧香之甚。

至于他们所烧的香药品种，从《诗话总龟》卷2及卷17所引古诗，知有百合香、郁金香、苏合香、都梁香、迷迭（佚）香、艾纳香、沉香、檀香等。这些香药，都产自国外，而汉人竟能大量的焚烧，足见当时进口香药之多。

总的说来，张仲景能接触到国外医学，又生活在香药大量进口，烧香之风流行的时代，则他采用香药治病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因此我毅然将这些香药方，作为仲景的遗方辑入。

纵令这些方剂，确有后人依托，然据清人严可均、马国翰輯佚的体例，不摒弃后人附益，所以仍然有收入的必要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书中介绍的有些治法，限于当时的条件，无法给予科学解释。从现在的眼光来看，有些是不科学的，甚至有迷信色彩。鉴于本书系古籍整理和輯佚，其实旨力图恢复散佚古籍的原貌，所以，也一并收录，读者在阅读时必须加以甄别，不可盲目地照搬，师古而不泥古，有选择地吸收，这大概是我们阅读时的一个原则吧！

注：

①冯承钧：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编》、《历代释藏译经存佚考》（中华书局，1963年）。

②费长房：《历代三宝记》卷4《大藏经》。

③丹波元胤：《医籍考》卷23引《医林别传》（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56年）。

④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破虏传》裴注引《志林》称于吉在汉顺帝时曾上道书。

补后汉书张机传

张机字仲景，南郡南阳人也。灵帝时，举孝廉，在家仁孝，以廉能称。建安中，官至长沙太守，在郡亦有治迹。博通群书，潜乐道术。学医于同郡张伯祖，尽得其传。总角时，同郡何颙称之，许为良医，果精经方，有寒食散论，解寒食散。寒食药者，世莫知焉！或言华佗，或言仲景。考之于实，陀之精微，方类单省。而仲景有侯氏黑散、紫石英方，皆数种相出入，节度略同，然则寒食、草食二方，出自张仲景非华佗也。且华佗之为治，或割断肠胃，涤洗五脏，不纯任方也。张仲景虽精不及华佗，至于审方物之候，论草木之宜，亦绝妙众医。昔神农百尝草而作本经，为开天明道之圣人，仲景、元化起而述之。故仲景黄素，元化绿帙，并有名称。而仲景论广《伊尹汤液》，为数十卷，用之多验。既至

京师为名医，于当时称上手。见侍中王仲宣，时年二十余。说：“君有病，四十当眉落，半年而死。”令服五石汤可免。仲宣嫌其言忤，受汤勿服。居三日，见仲景。问：“服汤否？”仲宣说：“已服。”仲景说：“色候固非服汤之诊（征），何轻命也！”仲宣犹不信，后二十年果眉落，187日而死，终如其言。美乎哉！仲景之能候色验眉也。居尝慷慨叹说：“凡欲和汤合药，针灸之法，宜应精思。必通十二经脉，知三百六十孔穴，荣卫气行，知病所在，宜治之法，不可不通。古者上医相色，色脉与形，不得相失。黑乘赤者死，赤乘青者生。中医听声，声合五音，火闻水声，烦闷干惊，木畏金声，恐畏相刑，脾胜土也。生育万物，回动四傍，太过则四肢不举，不及则九窍不通。六腑避塞，犹如醉人。四季转运，终而复始。下医诊脉，知病原由，流转移动，四时逆顺，相害相生，审如脏腑之微，此乃为妙也。”又说：“欲疗诸病，当先以汤，涤荡五脏六腑，开通诸脉，治道阴阳，破散邪气，润泽枯朽，悦人皮肤，益人气血。水能静万物，故用汤也。若四肢病久，风冷发动，次当用散。散能逐邪，风气湿痹，表里移走，居无常处者，散当平之。次当用丸，丸药能逐风冷，破积聚，消诸坚癖，进饮食，调和荣卫。能参合而行之者，可谓上工。故曰：医者意也。”又说：“不须汗而强汗之者，出其津液，枯竭而死。须汗而不与之汗者，使诸毛孔闭塞，令人闷绝而死。不须下而强下之者，令人肠开洞泄不禁而死；须下而不与之下者，令人心内懊侬，胀满浮乱，浮肿而死。不须灸而强灸之者，令人火邪入腹，干

错五脏，重加其繁而死。须灸而不与之灸者，令人冷结重凝，久而深固，气上冲心，无地消散，病笃而死。”以宗族200余口，死者三分之二，伤寒居其七。乃引《阴阳大论》说：春气温和，夏气暑热，秋气清凉，冬气凛冽，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。冬时严寒，万类深藏，君子固密，则不伤于寒。触冒之者，乃名伤寒尔。其伤于四时之气者，皆能为病，以伤寒为毒者，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。中而即病者，名曰伤寒；不即病者，寒毒藏于肌肤，春变为温病，至夏变为暑病，暑病者，热极重于温也。是以辛苦之人，春秋多温热病，皆由冬时触冒寒冷所致，非时行之气也。凡时行者，春时应暖而反大寒，夏时应热而反大凉，秋时应凉而反大热，冬时应寒而反大温，此非其时而有其气。是以一岁之中，长幼之病，多相似者，此则时行之气也。又引《素问》黄帝说：“夫热病皆伤寒之类也”及“人之伤于寒也，则为病热。”五百余言，为伤寒目数部，著论二十二篇，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，一百一十三方。自序之，其辞谓：“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，望齐侯之色，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。当今居世之士，曾不留神医药，精究方术。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身长全，以养其生。而且竞逐荣势，企踵权豪，孜孜汲汲，唯名利是务。崇饰其末，而忽弃其本，欲华其外而弃其内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进不能爱人知物，退不能爱躬知己。卒然遇邪风之气，婴非常之疾，患及患至，而后震慄。身居危地，蒙蒙昧昧，慧若游魂，降志屈节，钦望巫祝，告穷归天，束手受败。资百年之寿命，将至宝之重器。

委附庸医，恣其所措。咄嗟暗鸣！厥身已毙，神明消灭，变为异物；幽潜重泉，徒为啼泣。举世昏迷，莫能觉悟自育，若是夫何荣世之有哉！哀乎！趋世之士，驰竞浮华，不固根本，忘躯殉物，危若冰谷，至于是也。余宗族素多，向余二百，建安纪元以来，尤未十稔。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，伤寒居其七，感往昔之沦丧，伤横夭之莫救。乃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撰用《素问》九卷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，胎胪药录，并平脉辨证，为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合十六卷。虽未能尽愈诸病，庶可以见病知源。若能寻余所集，思过半矣。夫天布五行以植万类，人秉五常以为五脏。经络府输，阴阳会通，元冥幽微，变化难极。《易》曰：“非天下之至赜，其孰能与于此。”自非才高识妙，岂能探其理致哉。上古有神农、黄帝、岐伯、伯高、雷公、少俞、少师、仲文。中世有长桑、扁鹊、公乘阳庆及仓公。下此以来，未之闻也。观今之世，不思念求经旨，以演其所知。多承家技，始终循日。省疾问病，务求口给；相对斯须，便处汤药，按寸不及尺，握手不及足。人迎趺阳。三部不参；动数脉息，不满五十。短期未知决候，九部曾无仿佛。明堂阙庭，尽不见察，所谓管窥而已。夫欲视死别生，固亦难矣。此自医之深诫，病者可不慎以察之而自防虑也。孔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上，学则亚之。多闻博识，知之次也。余宿尚方学，请事斯语。”其文辞简古奥雅，凡治伤寒，未有能出其右者。是书推本《素问》之旨，为诸方之祖，华佗读而善之曰：“此真活人书也。”灵献之间，俗儒末学，醒醉不分，而稽

论当世，疑误视听。名贤睿哲，多所防御，至于张仲景，特有神功。乡里有忧患者，疾之易而愈之速，虽扁鹊、仓公无以加之。时人为之语曰：医中圣人张仲景。江南诸师，秘仲景要方不传，所传于世者，《伤寒杂病论》十卷，或称方十五卷，或又称《黄素药方》二十五卷。《辨伤寒论》十卷，《评病要方》一卷，《疗妇人方》二卷，《五藏论》一卷，《口齿论》一卷。弟子卫汛有才识。

论曰：凡言成事者，以功著易显；谋几初者，以理晦难昭。汉自中世以下，太官大医，异端纷纭，泥滞旧方，互相诡驳。张机取诸理化，以别草木之性，高志确然，独拔群俗。言之者虽诚，而闻者未喻，其为雷同者所排，固其宜也。岂几虑自有明惑，将期数使之然欤！夫利不在身，以之谋事，则智虑不私已。以之断利，必厉诚而释利。以循道使生，以理全死，与义合也，不亦君子之致为乎！孔子说：“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。”左邱明有说：“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。”此盖道术所以有补于世，后人皆当取鉴者也。机撰著篇籍，辞甚典美，文多故不载。原其大略，蠲去重复，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。《传》称：“盛德必百世祀。”语云：“活千人者，子孙必封。”信哉（《世补斋医书》文一）。

补后汉书张机传论书后

自娲皇博土，纲缊之化启；神农尝药，理论之功彰。然五行递乘，六沴并伏。阿衡之汤液失传，岐伯之问难尚晦。秘典弗闻，师承未由，周秦以来，不绝如线。张仲景胚胎玉函，囊括绿帙。以上手之神，为医中之圣。法乳所溉，瓣香至今。实不废之江河，代明之日月。顾当汉之世，前有仓公，详甄于迁史；后有元化，并录于范陈。而圣如张仲景，独从盖阙者何哉！龙门好奇，每事夸饰，方技一流，尤矜神异，史家因之，竞相附会。咽塞则吐蛇，脚痛则剖蛤，舐药之犬，戾天而飞；生疽之龙，穿井而报。言之色喜，闻者忘倦。张仲景索隐钩沈，课虚责实，文简而义奥，旨缛而理稠，不啻金石之陆离，堂室之杏案。蔚宗丁宋之禅，去汉已远。虽无陈祚斗斛之私，不免孟坚目睫之论，爰有漏略，亦